宋史/卷4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十八 ◄

宋史
卷四百五十九　列傳第二百十八　隱逸下　卓行

► 卷四百六十

隱逸 下

徐中行

徐中行，台州臨海人。始知學，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，其徒轉相傳授，將往從焉。至京師，首謁范純仁，純仁賢之，薦於司馬光，光謂斯人神清氣和，可與進道。會福唐劉彝赴闕，得瑗所授經，熟讀精思，攻苦食淡，夏不扇，冬不爐，夜不安枕者逾年。乃歸葺小室，竟日危坐，所造詣人莫測也。父死，跣足廬墓，躬耕養母。推其餘力，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。晚年教授學者，自灑掃應對、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，不失其性，不越其序而後已。

其友羅適持節本路，舉以自代，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。崇寧中，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。時章、蔡竊國柄，竄逐善類且盡，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。一日，去之黃巖，會親友，盡毀其所為文，幅巾藜杖，往來委羽山中。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，中行曰：「人而無行，與禽獸等。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，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？吾正欲避此名，非要名也。」客慙而退。陳瓘謫台州，聞名納交，暨其沒，錄其行事，謂與山陽徐積齊名，呼為「八行先生」。

子 庭筠

子三人，庭筠其季也。童丱有志行，事父兄孝友天至。居喪毀甚，既免喪，不忍娶者十餘年。秦檜當國，科場尚諛佞，試題問中興歌頌，庭筠歎曰：「今日豈歌頌時耶！」疏其未足為中興者五，見者尤之，庭筠曰：「吾欲不妄語，而敢欺君乎？」

黃巖尉鄭伯熊代去，請益，庭筠曰：「富貴易得，名節難守。願安時處順，主張世道。」伯熊受其言，迄為名臣。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嶽祠。庭筠適應格，所親咸勸之，庭筠辭曰：「吾嘗草封事，謂嶽廟冗祿無用。既心非之，可躬蹈耶？」

其學以誠敬為主，夜必就榻而後脫巾，旦必巾而後起。居無惰容，喜無戲言，不事緣飾，不苟臧否。聞人片善，記其姓名。遇饑凍者，推食解衣不靳。僦屋以居，未嘗戚戚。尤袤為守，聞其名，遣書禮之。一日，巾車歷訪舊遊，徜徉幾月。歸感微疾，端坐瞑目而逝，年八十有五。鄉人崇敬之，以其父子俱隱遁，稱之曰二徐先生。淳熙間，常平使者朱熹行部，拜墓下，題詩有「道學傳千古，東甌說二徐」之句，且大書以表之曰「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」。

庭筠之兄庭槐、庭蘭，皆有父風。孫日升，苦學有守，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。

蘇雲卿

蘇雲卿，廣漢人。紹興間，來豫章東湖，結廬獨居。待鄰曲有恩禮，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，稱曰「蘇翁」。身長七尺，美須髯，寡言笑，布褐草履，終歲不易，未嘗疾病。披荊畚礫為圃，藝植耘芟，灌溉培壅，皆有法度。雖隆暑極寒，土焦草凍，圃不絕蔬，滋鬱暢茂，四時之品無闕者。味視他圃尤勝，又不二價，市鬻者利倍而售速，先期輸直。夜織屨，堅韌過革舄，人爭貿之以饋遠。以故薪米不乏，有羨則以周急應貸，假者負償，一不經意。溉園之隙，閉門高臥，或危坐終日，莫測識也。

少與張浚為布衣交，浚為相，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：「余鄉人蘇雲卿，管、樂流亞，遁跡湖海有年矣。近聞灌園東湖，其高風偉節，非折簡能屈，幸親造其廬，必為我致之。」帥、漕密物色，曰：「此獨有灌園蘇翁，無雲卿也。」帥、漕乃屏騎從，更服為遊士，入其圃，翁運鋤不顧。進而揖之，翁曰：「二客何從來耶？」延入室，土銼竹几，地無纖塵，案上有《西漢書》一冊。二客恍若自失，默計此為蘇雲卿也。既而汲泉煮茗，意稍款洽，遂扣其鄉里，徐曰：「廣漢。」客曰：「張德遠廣漢人，翁當識之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客又問：「德遠何如人？」曰：「賢人也。第長於知君子，短於知小人，

德有餘而才不足。」因問：「德遠今何官？」二客曰：「今朝廷起張公，欲了此事。」翁曰：「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。」二客起而言曰：「張公令某等致公，共濟大業。」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。雲卿鼻間隱隱作聲，若自咎歎者。二客力請共載，辭不可，期以詰朝上謁。旦遣使迎伺，則扃戶闐然，排闥入，則書幣不啟，家具如故，而翁已遁矣，竟不知所往。

帥、漕復命，浚拊几歎曰：「求之不早，實懷竊位之羞。」作箴以識之，曰：「雲卿風節，高於傅霖。予期與之，共濟當今。山潛水杳，邈不可尋。弗力弗早，予罪曷鋮。」

譙定

譙定，字天授，涪陵人。少喜學佛，析其理歸於儒。後學《易》於郭曩氏，自「見乃謂之象」一語以入。郭曩氏者，世家南平，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，世傳《易》學，蓋象數之學也。定一日至汴，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，潔衣往見，棄其學而學焉。遂得聞精義，造詣愈至，浩然而歸。其後頤貶涪，實定之鄉也，北山有巖，師友游泳其中，涪人名之曰「讀易洞」。

靖康初，呂好問薦之，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，以論弗合，辭不就。高宗即位，定猶在汴，右丞許翰又薦之，詔宗澤津遣詣行在。至惟揚，寓邸舍，窶甚，一中貴人偶與鄰，饋之食不受，與之衣亦不受，委金而去，定袖而歸之，其自立之操類此。上將用之，會金兵至，失定所在。復歸蜀，愛青城大面之勝，棲遯其中，蜀人指其地曰「譙巖」。敬定而不敢名，稱之曰「譙夫子」，有繪像祀之者，久而不衰。定《易》學得之程頤，授之胡憲、劉勉之，而馮時行、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。定後不知所終，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，世傳其為仙云。

初，程頤之父向嘗守廣漢，頤與兄顥皆隨侍，遊成都，見治篾箍桶者挾冊，就視之則《易》也，欲擬議致詰，而篾者先曰：「若嘗學此乎？」因指「《未濟》男之窮」以發問。二程遜而問之，則曰：「三陽皆失位。」兄弟渙然有所省，翌日再過之，則去矣。其後袁滋入洛，問《易》於頤，頤曰：「《易》學在蜀耳，盍往求之？」滋入蜀訪問，久無所遇。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、邛間，與語，大有所得，不知所得何語也。

憲、勉之、滋皆閩人，時行、行成蜀人，郭曩氏及篾叟、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。

王忠民

王忠民，潁陽人，世業醫。忠民幼通經史，自靖康以來，數言邊方利害於朝，累召弗至。高宗渡江，忠民隱居不出，諸鎮翟興等皆重之，弗能致；張浚授以迪功郎，不受。興徙治藥川，忠民避地南下，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，留軍中，事以師禮。

時劉豫僭立，忠民作《九思圖》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，及鏤板印圖散於偽境，以明天下之義。紹興三年，翟琮薦其忠節於朝，特授宣教郎，詔董先津遣詣行在。既至，宰相呂頤浩、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，舍於政府。忠民上疏辭官，言：「臣憤金人無道，故三上金主書，乞還二帝，本心報國，非冀名祿。」上不許。忠民以誥置櫝中，藏七寶山下，力懇求去。復依董先軍中，遂不出。

蘇庠 〈附〉

時又有蘇庠者，丹陽人。紳之後，頌之族也。少能詩，蘇軾見其《清江曲》，大愛之，由是知名。徐俯薦其賢，上特召之，固辭；又命守臣以禮津遣，庠辭疾不至，以壽終。

劉勉之

劉勉之，字致中，建州崇安人。自幼強學，日誦數千言。踰冠，以鄉舉詣太學。時蔡京用事，禁止毋得挾元祐書，自是伊、洛之學不行。勉之求得其書，每深夜，同舍生皆寐，乃潛抄而默誦之。譙定至京師，勉之聞其從程頤遊，遂《易》學，遂師事之。已而厭科舉業，揖諸生歸，見劉安世、楊時，皆請業焉。及至家，即邑近郊結草為堂，讀書其中，力耕自給，澹然無求於世。與胡憲、劉子翬相往來，日以講論切磋為事。

紹興間，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，特召詣闕。秦檜方主和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，乃不引見，但令策試後省給劄而已。勉之知不與檜合，即謝病歸。杜門十餘年，學者踵至，隨其材品，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。所居有白水，人號曰「白水先生」。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。後秦檜益橫，鼎竄死，諸賢禁錮，勉之竟不復出。

勉之一介不妄取。婦家富，無子，謀盡以貲歸於女，勉之不受，以畀族之賢者，命之奉祀。其友朱松卒，屬以後事，且戒其子熹受學。勉之經理其家，而誨熹如子侄。熹之得

道，自勉之始。紹興十九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

胡憲

胡憲，字原仲，居建之崇安。生而靜慤，不妄笑語，長從從父胡安國學。平居危坐植立，時然後言，雖倉卒無疾言遽色，人犯之未嘗校。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。會伊、洛學有禁，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。既而學《易》於譙定，久未有得，定曰：「心為物漬，故不能有見，唯學乃可明耳。」憲喟然歎曰：「所謂學者，非克己工夫耶？」自是一意下學，不求人知。一旦，揖諸生歸故山，力田賣藥，以奉其親。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。從遊者日眾，號「籍溪先生」，賢士大夫亦高仰之。

折彥質、范沖、朱震、劉子羽、呂祉、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於朝，上特召之，憲辭母老。及彥質入西府，又言於上，趣召愈急，憲力辭。乃賜進士出身，授左迪功郎、添差建州教授，憲猶不屈。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，且為手書陳大義，開譬甚力，憲不得已就職。日與諸生接，訓以為己之學。聞者始而笑，中而疑，久而觀其所以修身、事親、接人者，無一不如所言，遂翕然悅服。郡人程元以篤行稱，龔何以廉節著，皆迎致俾參學政，學者自是大化。

因七年不徙官，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，求監南嶽廟以歸。久之，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。時帥張宗元榷鹽急，私販者銖兩亦重坐。憲告以為政大體，宗元不悅，憲復請祠而去。

秦檜方用事，諸賢零落，憲家居不出。檜死，以大理司直召，未行，改祕書正字。既至，次當奏事，而病不能朝，乃草疏言：「金人大治汴京宮室，勢必敗盟。今元臣、宿將惟張浚、劉錡在，識者皆謂金果南牧，非此兩人莫能當。願亟起之，臣死不恨。」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，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，憲獨首言之。疏入，即求去。上嘉其忠，詔改秩與祠歸。

初，憲與劉勉之俱隱，後又與劉子翬、朱松交。松將沒，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、子翬。熹自謂從三君子遊，而事籍溪先生為久。方憲之以館職召也，適秦檜諱言之後，憲與王十朋、馮方、查籥、李浩相繼論事，太學士為《五賢詩》以歌之。人始信憲之不苟出，而惜其在位僅半年，不究其底蘊云。紹興三十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郭雍

郭雍，字子和，其先洛陽人。父忠孝，官至太中大夫，師事程頤，著《易說》，號「兼山先生」，自有傳。雍傳其父學，通世務，隱居峽州，放浪長楊山谷間，號「白雲先生」。

乾道中，以峽守任清臣、湖北帥張孝祥薦於朝，旌召不起，賜號「沖晦處士」。孝宗稔知其賢，每對輔臣稱道之，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。後更封頤正先生，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，備錄繳進。於是，雍年八十有三矣。

淳熙初，學者裒集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游酢、楊時及忠孝、雍凡七家，為《大易粹言》行於世。其述雍之說曰：

《易》貫通三才，包括萬理。伏羲氏之畫，得於天而明天。文王之畫，得於人而明人。羲畫為天，天，君道也，故五之在人為君。文重為地，地，臣道也，故二之在人為臣。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。合六爻而言之，則三四皆人道也，故謂之中爻。

《乾》，元亨利貞，初曰四德。後又曰乾元，始而亨者也。利牝馬貞，利君子貞。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。乾，陽物也。坤，陰物也。由《乾》一卦論之，則元與亨陽之類，利與貞陰之類也。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，由陰陽觀之，則春夏為陽，秋冬為陰也。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，如立天之道，陰與陽之類也。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，如立地之道，柔與剛之類也。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，如立人之道，仁與義之類也。

又《坤》之六五，坤雖臣道，五實君位，雖以柔德，不害其為君；猶《乾》之九二，雖有君德，不害其為臣。故乾有兩君，德無兩君；坤有兩臣，德無兩臣。六五以柔居尊，下下之君也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下也。下下本坤德也。黃，中色也，色之至美也；裳，下服也，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。

其發明精到如此。淳熙十四年。卒。

劉愚

劉愚，字必明，衢州龍遊人。幼警敏力學。弱冠入太學，有聲，受業者甚眾。侍御史柴

瑾、祭酒顏師魯、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。瑾每奏對稱上意，則曰：「臣客劉愚為臣言。」師魯嘗奏愚行藝，上記曰：「此向者柴瑾所薦也。」上舍釋褐，居第一。調江陵府教授，早晚為諸生講說，同僚相率以聽。愚益謙下，與葉適、項安世講論不倦，每以隱居學道為樂。

歲滿，帥王藺致書剡辟，固辭，貧不能歸。外移安鄉縣令，邑逋賦萬計，愚核實數，寬限期，民不見吏而賦自足。會歲歉，出常平米振貸，邑佐持不可，愚曰：「有罪不以相累。」出緡錢數千萬，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，米價頓平，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。邑有范仲淹讀書地，為繪像立祠，興學，士競知勸。

諸司交薦，改秩，愚雅不樂仕進，遂致仕。丞相余端禮，鄉人也，與愚有舊，且召堂審，愚竟舍去不顧。結廬城南，頹坦敗壁，蓬蒿蕭然。著書自適，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皆有解。年八十三而卒。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「謙靖先生」，後更謚曰「靖君」，鄉郡祠之。

妻徐氏在家時，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，徐泣曰：「為富人妻，不願也。」遂歸於愚，居破屋中，一事機杼。愚嘗懷白金歸，徐怒曰：「我以子為賢而若是，亟具歸。」愚出書以示，束修得也，乃已。有梁鴻之風焉。

子克、几、凡。克蚤以詩名，葉適嘗稱其可繼陶、韋。

魏掞之

魏掞之，字子實，建州建陽人，初字元履。自幼有大志。師胡憲，與朱熹遊。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。嘗客衢守章傑所。趙鼎以謫死，其子汾將喪過衢。傑雅憾鼎，又希秦檜意，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。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，逮至一無所得。傑怒，治蒙之，拘汾於兵家所，且以告檜。掞之以書責傑，長揖徑歸。築室讀書，牓以「艮齋」，自是人稱曰「艮齋先生」。

閩帥汪應辰、建守陳正同知其賢，薦於朝，時相尼之，不果召。乾道中，詔舉遺逸，部刺史芮燁與帥、守共表其行誼，特詔召之，掞之力辭。時宰相陳俊卿，閩人也，雅知掞之，招之甚力。乃以布衣入見，極陳當時之務，大要勸上以修德業、正人心、養士氣為恢復之本。上嘉納之，賜同進士出身，守太學錄。

先是，學官養望自高，不與諸生接。淡之既就職，日進諸生教誨之，又增葺其舍，人人感勵。將釋菜，淡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，追爵程顥、程頤，列於祀典，不報。復言：「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，其次則通習世務。今乃專以空言取人」，又不報。遂丐去。

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，在道，淡之累疏以諫，移疾杜門，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救止，語甚切。遂以迎親請歸，行數曰，罷為台州教授。方淡之之未行也，覿至國門外已久，伺淡之去，乃敢入。淡之在朝不能半歲，既歸，喟然歎曰：「上恩深厚如此，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。」乃日居艮齋，條理舊聞，以求其所未至。

其居家，謹喪祭，重禮法。從父有客於南者，千里迎養，死葬如禮，而字其孤。建俗生子多不舉，為文以戒，全活者甚眾。又白於官，請督不葬其親者，富與期，貧與財，而無主後者掩之。每遇歲饑，為粥以食饑者。後依古社倉法，請官米以貸民，至冬取之以納於倉。部使者素敬淡之，捐米千餘斛假之，歲歲斂散如常，民賴以濟。諸鄉社倉自淡之始。

與人交，嘉其善而救其失。後進以禮來者，苟有寸長，必汲汲推挽成就之。至或訾其近名，則蹙然曰：「使夫人而避此嫌，為善之路絕矣。」病革，母視之，不巾不見。戒其子「毋以僧巫俗禮浼我。」以書召朱熹至，委以後事而訣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後上思其直諒，將召用之，大臣言已死，乃贈直祕閣。熹平日趣向與淡之同。乾道中，熹亦被召，將行，聞淡之去國，乃止。

安世通

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，本西人。其父有謀策，為武官，數以言干當路不用，遂自沈於酒而終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。

吳曦反，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：「世通在山中，忽聞關外之變，不覺大慟。世通雖方外人，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。竊以為公初得曦檄，即當還書，誦其家世，激以忠義，聚官屬軍民，素服號慟，因而散金發粟，鼓集忠義，閉劍門，檄夔、梓，興仗義之師，以順討逆，誰不願從？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，不明大義，尚云少屈以保生靈，何

其不知輕重如此！夫君乃父也，民乃子也，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？此非曦一人之叛，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。聞古有叛民無叛官，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，是驅民而為叛也。且曦雖叛逆，猶有所忌，未敢建正朔、殺士大夫，尚以虛文見招，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。今悠悠不決，徒為婦人女子之悲，所謂停囚長智，吾恐朝廷之失望也。凡舉大事者，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。區區行年五十二矣，古人言：『可以生而生，福也；可以死而死，亦福也。』決不忍汗面戴天，同為叛民也。」

輔有重名，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，而世通之言尤切至。輔不能決，遂東如江陵，請吳獵舉兵以討曦。未幾，曦敗，獵使蜀，薦士以世通為首云。

卓行

父子有親，夫婦有別，朋友有信，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，乃有卓行於斯焉。徐積於其所天，劉庭式於其室家，巢谷於其知己，皆行常人之難。行其所難而安焉，豈非卓乎？曾叔卿之不欺，劉永一之不苟取，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，蓋有其所矣，其可忽諸！撰《卓行傳》。

劉庭式

劉庭式，字得之，齊州人，舉進士。蘇軾守密州，庭式為通判。初，庭式未第時，議娶鄉人之女，既約，未納幣。庭式乃及第，女以病喪明，女家躬耕貧甚，不敢復言。或勸納其幼女，庭式笑曰：「吾心已許之矣，豈可負吾初心哉。」卒娶之。生數子，後死，庭式喪之逾年，不肯復娶。軾問之曰：「哀生於愛，愛生於色。今君愛何從生，哀何從出乎？」庭式曰：「吾知喪吾妻而已。吾若緣色而生愛，緣愛而生哀，色衰愛弛，吾哀亦忘，則凡揚袂倚市，目挑而心招者，皆可以為妻也耶？」軾深感其言。庭式後監太平觀，老於廬山，絕粒不食，目奕奕有紫光，步上下峻阪如飛，以高壽終。

巢谷

巢谷，初名穀，字元修，眉州眉山人。父中，谷傳其學，雖樸而博。舉進士京師。谷素多力，見舉武藝者心好之，遂棄其舊學，蓄弓箭，習騎射，久之業成而不中第。聞西邊多驍勇，為四方冠，去遊秦鳳、涇原間。所至友其秀桀，與韓存寶尤相善，教之兵書。

熙寧中，存寶為河州將，有功，號熙河名將。會滬州蠻乞弟擾邊，諸郡不能制，命存寶出兵討之。存寶不習蠻事，邀谷至軍中問焉。及存寶得罪，將就逮，自度必死，謂谷曰：「我涇原武夫，死非所惜。顧妻子不免寒餓，橐中有銀數百兩，非君莫可使遺之者。」谷許諾，即變姓名，懷銀步往授其子，人無知者。存寶死，谷逃避江、淮間，會赦乃出。

蘇軾謫黃州，與谷同鄉，幼而識之，因與之遊。及軾與弟轍在朝，谷浮沉里中，未嘗一來相見。紹聖初，軾、轍謫嶺海，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，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，聞者皆笑其狂。

元符二年，谷竟往，至梅州遺轍書曰：「我萬里步行見公，不意自全，今至梅矣，不旬日必見，死無恨矣。」轍驚喜曰：「此非今世人，古之人也。」既見，握手相泣，已而道平生，逾月不厭。時穀年七十三，瘦瘠多病，將復見軾於海南，轍愍而止之曰：「君意則善，然循至儋數千里，當復渡海，非老人事也。」谷曰：「我自視未即死也，公無止我。」閱其橐中無數千錢，轍方困乏，亦強資遣之。舟行至新會，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，獲於新州，谷從之至新，遂病死。轍聞，哭之失聲，恨不用己言而致死，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。

徐積

徐積，字仲車，楚州山陽人。孝行出於天稟。三歲父死，旦旦求之甚哀，母使讀《孝經》，輒淚落不能止。事母至孝，朝夕冠帶定省。從胡翼之學。所居一室，寒一衲裘，啜菽飲水，翼之饋以食，弗受。

應舉入都，不忍捨其親，徒載而西。登進士第，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，且致百金為壽，謝卻之。以父名「石」終身不用石器，行遇石則避而不踐，或問之，積曰：「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，思吾親，故不忍加足其上爾。」母亡，水漿不入口者七日，悲慟嘔血。廬墓三年，臥苫枕塊，衰絰不去體，雪夜伏墓側，哭不絕音。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，為泣下曰：「使鬼神有知，亦垂涕也。」甘露歲降兆域，杏兩枝合為幹。既終喪，不徹筵几，起居饋獻如平生。

中年有瞶疾，屏處窮里，而四方事無不知。客從南越來，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、鎮戍疏密，口誦手畫，若數一二。客歎曰：「不出戶而知天下，徐公是也。」自少及老，日作一詩，為文率用腹稿，口占授其子。嘗借人書策，經宿還之，借者紿言中有金葉，積謝

而不辨，賣衣償之。鄉人有爭訟，多就取決。州以行聞，詔賜粟帛。

元祐初，近臣合言：「積養親以孝著，居鄉以廉稱，道義文學，顯於東南。今年過五十，以耳疾不能出仕。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，如積之賢，宜在所表。」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。每升堂，訓諸生曰：「諸君欲為君子，而勞己之力，費己之財，如此而不為，猶之可也；不勞己之力，不費己之財，何不為君子？鄉人賤之，父母惡之，如此而不為，可也。鄉人榮之，父母欲之，何不為君子？」又曰：「言其所善，行其所善，思其所善，如此而不為君子者，未之有也。言其不善，行其不善，思其不善，如此而不為小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」聞之者斂衽敬聽。

居數歲，使者又交薦之，轉和州防禦推官，改宣德郎，監中嶽廟。卒，年七十六。政和六年，賜謚「節孝處士」，官其一子。

曾叔卿

曾叔卿，建昌南豐人，鞏族兄也。家苦貧，即心存不欺。嘗買西江陶器，欲貿易於北方，既而不果行。有從之轉售者，與之。既受直矣，問將何之，其人曰：「欲效君前策耳。」叔卿曰：「不可。吾聞北方新有災饉，此物必不時泄，故不以行。余豈宜不告以誤子。」其人即取錢去。居鄉介潔，非所宜受，一介不取。妻子困於饑寒，而拊庇孤煢，唯恐失其意。起家進士，至著作佐郎。熙寧中，卒。

劉永一

劉永一，陜州夏縣人。孝友廉謹。熙寧初，巫咸水溢入縣城，民多溺死。永一持竿立門前，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。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，無何而僧死，永一詣縣自言，請以錢歸其弟子。鄉人負債不肯償，立焚其券。行事類此。兄大為，醫助教。居親喪，不飲酒食肉，終三年。司馬光傳之，以為今士大夫所難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